



附：内经选读自学考试大纲

内经选读

组编 /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主编 / 王庆其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中医学专业 (本科)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中医学专业(本科)

内 经 选 读

(附:内经选读自学考试大纲)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编

主 编	王庆其			
编 委	王庆其	周国琪	陈 晓	
主 审	张六通			
参 审	凌耀星	李德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经选读/王庆其主编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8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ISBN 7-80156-094-9

I. 内…

II. 王…

III. 内经选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

IV. R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0019 号

责任编辑 王国辰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东兴路 7 号 电话:64151553 邮码:100027)

印刷者: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数:477 千字

印张:18.75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册数:0001-10100

书号:ISBN 7-80156-094-9/R·095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教材供应部门联系。

组编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入了 21 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1999 年

编写说明

本教材是由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和审定的,供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医学专业(本科)使用。

本教材是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医学专业考试计划和《内经选读自学考试大纲》的要求进行编写的。

《黄帝内经》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学习《中医基础理论》之后的提高课程,又是学习和研究中医药学其他各门课程的基础。其主要内容分成三个部分:导论、素问选读、灵枢选读。“导论”重点介绍《黄帝内经》的成书、沿革、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内容、学术价值及学习的方法等。“素问选读”、“灵枢选读”选取原著中理论意义大,指导实践作用突出的重要篇章组成。另有附篇,介绍十二经络及运气学说,供学习时参考。学习的目的是使自学应考者在学习《中医基础理论》课程基础上,通过对原著的学习,进一步系统地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及原著的学术思想,同时培养研读古典医籍的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参考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内经讲义》(1984)、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内经选读》(1997),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内经》(1987)的编写经验,吸取了近年来《黄帝内经》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力求体现自学考试的特点,便于应考者自学。

本教材应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丛书·内经选读》配套使用。

本教材的导论由王庆其编写,素问选读、灵枢选读由王庆其、周国琪、陈晓联合编写,附篇中十二经脉循行图由陈晓编写,运气学说由周国琪编写。全书最后由王庆其修改统稿定稿,湖北中医学院张六通教授主审,上海中医药大学凌耀星教授和辽宁中医学院李德新教授参审,湖北中医学院邱幸凡教授在后阶段也参加了审定工作。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建设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基础工作。编写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尚属首次,由于水平及学识所限,不当之处尚希同道及同学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提高。

王庆其

1999年10月于上海中医药大学

目 录

导论	1	2.2.7 论治	14
1 《内经》的成书和沿革	1	2.2.8 养生	15
1.1 成书年代	1	2.2.9 运气	15
1.2 书名的由来与作者	2	3 《内经》的学术价值	15
1.3 《内经》的沿革	3	3.1 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 体系	15
1.3.1 《内经》的流传	3	3.2 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 医学模式	16
1.3.2 《内经》的注家与注本	4	3.3 《内经》是一部治病的法书	17
2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及 内容	6	3.4 树立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 典范	17
2.1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	6	3.5 创建了经络学说和针灸疗 法	18
2.1.1 形成条件	6	3.6 应该确立《内经》在世界医 学史上的一席之地	19
2.1.1.1 社会的变革,巫术 的衰落	7	4 学习《内经》的方法	19
2.1.1.2 医疗实践经验的 积累	7	4.1 利用工具书,弄懂文理	19
2.1.1.3 古代哲学思想的 渗透	7	4.2 借助注家,弄通医理	20
2.1.1.4 科学技术和科学思 想发展的影响	8	4.3 联系临床实践,领会精神 实质	20
2.1.2 建构方法	9	素问选读	
2.1.2.1 司外揣内	9	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22
2.1.2.2 援物比类	10	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	28
2.1.2.3 直觉领悟	10	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33
2.1.2.4 揆度奇恒	11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43
2.2 《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 内容	11	灵兰秘典论篇第八(节选)	64
2.2.1 阴阳五行	11	六节藏象论篇第九	68
2.2.2 藏象	12	五藏别论篇第十一	75
2.2.3 经络	13	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	78
2.2.4 病因病机	13	脉要精微论篇第十八	82
2.2.5 病证	13	玉机真藏论篇第十九(节选)	96
2.2.6 诊法	14	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	104

太阴阳明论篇第二十九·····	109	(节选)·····	188
热论篇第三十一·····	112	本藏第四十七(节选)·····	190
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	116	天年第五十四·····	192
咳论篇第三十八·····	120	水胀第五十七·····	195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123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198
痹论篇第四十三·····	129	附篇	
痿论篇第四十四·····	134	附一:十二经脉循行图·····	205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节选)·····	138	附二:运气学说·····	219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139	后记·····	245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150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节选)·····	155	附:内经选读自学考试大纲	
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节选)·····	157	《自学考试大纲》出版前言·····	249
疏五过论篇第七十七·····	167	I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251
灵枢选读		II 考试内容与考核目标·····	252
本神第八·····	174	III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289
营卫生会第十八·····	178	附录 题型举例·····	292
师传第二十九·····	183	《自学考试大纲》后记·····	293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第四十四			

导 论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

《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及至今日,《内经》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发展及临床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1 《内经》的成书和沿革

1.1 成书年代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代医家、学者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①黄帝时代;②战国时期;③秦汉之际;④汉代,主要是西汉,其中有些篇章成于东汉。宋·林亿囿于《内经》文字中有“黄帝曰”三字而认为黄帝所作。他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黄帝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根据黄帝时代的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水平不可能达到《内经》这样的造诣,林亿之说纯属臆测。

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显著发展,学术思想也日趋活跃。故宋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内经》成书于战国。如程颢在《二程全书》中说:“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清·魏荔彤在《伤寒论本义·自序》中又说:“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轩岐之书,这里即指《内经》。

认为《内经》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学者,如宋·司马光《传家集·与范累仁第四书》中述:“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又如明·方孝儒《逊志斋集·读三坟书》也说:“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

认为《内经》出于汉人之作的,如明·顾从德在《重雕素问·序》中说:《内经》“广衍于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诸长老,其人遂似汉人语”。又如明·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又说:“《素问》文非上古,……以为淮南王之作。”日本医家丹波元简经考证亦认为“是书设为黄帝岐伯之间问答者,亦汉人所撰著无疑”。

明·吕复的观点比较客观,他在《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中指出:“《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例如,根据古今学者研究,《内经·素问》的内容可分为主体内容、运气七篇、遗篇等三部分。第一部分的成编可能在西汉或东汉以前,第二部分运气七篇乃唐·王冰增补,第三部分遗篇为宋·刘温舒补入。又如,从《内经》对时间概念的不同表述可推测有关篇章成编于不同时期。如《素问·藏气法时论》中的“平旦”、“下晡”、“日昃”、“夜半”、“日出”等乃属先秦人习惯,而《素问·脉解》中以寅月为岁首,

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以后,在此以前的颛顼历以亥月为正月。至于甲子纪年方式为汉以后的发明。也有学者从《内经》中的文字音韵上考察证实其内容非成编于一时一人之手。

那么,该如何确定《内经》的成书年代呢?

《黄帝内经》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它与《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旁编》共为“医经七家”。而《汉书·艺文志》乃是东汉·班固根据《七略·艺文志》(此书已亡佚)摘编而成。《七略》则是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代(公元前 32)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收集整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据此证明,《内经》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 32 年,即西汉末年。

再从司马迁的《史记》分析,它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记载了从远古黄帝时代至汉武帝时长达三千余年的历史,收录了包括医史人物及医学著作在内的历代科技文化及人物史料,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不仅为名医扁鹊、仓公作传,而且记述了《上下经》《五色》《奇咳术》《奇恒》《揆度》《阴阳外变》等一批医学著作。但未见《内经》书名,而上述古医籍曾经被《内经》所引证。《内经》作为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不至于被阅历丰富、治学严谨的司马迁所疏漏。说明《内经》的成书当在《史记》成编之后,据史学家考证,《史记》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 104—公元前 91)撰成。因此,推测《内经》的成书时间应在《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公元前一世纪内。

根据上述分析及近人多方考证,可以认为《内经》不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医学成就,它的主要内容形成于战国,并自秦汉以来代有补充,将其汇集编纂成书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中后期。

1.2 书名的由来与作者

为什么叫“黄帝内经”,“黄帝”是不是《内经》的作者?

关于“黄帝”有两个传说:一说“黄帝”是一个有道明君,例如《辞海》中说:“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故又称为“轩辕黄帝”,现陕西省尚留有“黄帝陵”的建址。但近时有学者从历史学角度研究认为,黄帝其人其事不可能是事实,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存疑。研究发现黄帝并不是人,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寄托。另一种传说,黄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伟大的氏族——黄帝族。这个氏族原先居住在我国西北方,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今河北宣化鸡鸣山)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后来打败了九黎族和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地区定居下来。”到春秋时代这个氏族又称之谓“华族”,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就是汉以后所谓“汉族”的祖先,正因为黄帝氏族是华族的始祖,它的文化对华族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历代人们都以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为荣,而且为了追本溯源,也常把一切文物制度,都推源到黄帝,托名为黄帝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学者,为了体现学有根本,将著作冠以“黄帝”以取重,并成为一种时尚。正如《淮南子》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据此说明了《内经》冠以“黄帝”仅是托名而已,非为“黄帝”所著。其他如道家有《黄帝说》、历谱家有《黄帝五家历》、五行家有《黄帝阴阳》、天文家有《黄帝杂子气》等等,不胜枚举。《内经》的“经”,是经典的意思。查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经”的含义:“常也,法也,径也”。这里的“经”,就是常道、规范、门径的意思。《内经》所阐述的医学原理和法则,成为后世医学的常规、典范,也是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必由门径。大凡在古代中医文献中,被称为“经”

的还有《难经》《神农本草经》《甲乙经》《中藏经》等,均可以说是医学的规范,凡业医者必须学习和遵循。

《内经》的“内”,是与“外”相对而言的。历代文献中以“内”、“外”命篇者不乏其例。如《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七家中就有《黄帝外经》等。可惜上述典籍除《内经》尚存外,其余均已亡佚,无从查考。书名分内、外并无多大深意,无非是上下篇或姐妹篇的意思。也有人说《内经》是讨论基本知识的,《外经》是论述医疗技术的,但这仅仅是推测而已,无法确切考证。

现存《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部分,每部各八十一篇,合计一百六十二篇。二书内容各有侧重,又紧密相关,浑然一体。

《素问》的含义有多种说法,如梁代全元起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宋代林亿对此说的评价是“义未甚明”。他的解释是:“按《乾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痾瘵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日本医家丹波元简赞同此说,但细究其义,十分牵强。马莒《内经素问注证发微》说:“《素问》者,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张介宾在《类经》中亦持此说:“平素所讲问,是谓《素问》。”古人名书尚质,不求深奥难懂,因此,把黄帝与岐伯等人平素互相问答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篇而名为《素问》,这一说法比较符合情理。《灵枢》的含义也有分歧,如明代马莒说:“医无入门,术难精诣……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阖辟所系,而灵乃至圣至元之称,此书之切,何以异是”。此说多少有望文生义之嫌。张介宾说:“神灵之枢要,是谓灵枢。”也较勉强。经前人考证,“灵枢”之名,系唐·王冰所加,王冰热衷于道家,自起道号“启玄子”,他把《道藏》中的《玉枢》《神枢》《灵轴》等名称,加以改造,因有“灵枢”之名,其含义蕴涵着深刻的道家思想。

至于《内经》的作者,在分析成书年代时已经谈到,《内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也非出于一人之手,称“黄帝”仅是托名,它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医家的论文汇编。

1.3 《内经》的沿革

1.3.1 《内经》的流传

经考证,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黄帝内经》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但当时未确切指出《内经》就是《素问》《灵枢》。而认定《内经》包括《素问》和《针经》两部分的是晋代皇甫谧。他在《甲乙经》序中说:“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素问》之名,始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他在自序中说:“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至南朝齐梁间人全元起对《素问》注释训解,全氏注《素问》时,只存八卷,第七卷已佚。全元起是《素问》最早的注家,但全氏注本在宋以后亦亡佚。至隋朝有杨上善撰注《黄帝内经太素》,保存了唐·王冰改动之前的《内经》原文。可惜的是,杨氏本自宋元后已残缺不全。及唐,王冰鉴于《素问》“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于是将其内容讹误处,经过分合增删,校勘整理分成二十四卷。至宋代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国家设立校正医书局,经高保衡、林亿等对《素问》作了较全面的校正。现在通行的《增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就是经王冰收集整理,重新编次,并经宋·林亿等校正而流传至今的。

《灵枢》最早称为《九卷》。初见于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晋代王叔和《脉经》亦称

《灵枢》为《九卷》，至晋·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始名《针经》。考《针经》之名，取自其首篇《九针十二原》中“先立针经”语。皇甫谧撰《甲乙经》时，曾取材于《针经》。而收集《甲乙经》中的许多文字，与今天所见《灵枢》相同，可以证明《针经》即《灵枢》。《灵枢》之名，始见于唐·王冰叙《素问》引班固《汉书·艺文志》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然而他在《素问》的有关引文中，将《灵枢》与《针经》混称。故林亿在《新校正》中说：“在彼云《灵枢》，而此曰《针经》，则王氏之意，指《灵枢》为《针经》也。”宋《艺文志》分别载有“《黄帝灵枢经》九卷”、“《黄帝针经》九卷”。据此说明，唐宋时期两书是并存的。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使此书复行于世。现在通行的《灵枢经》，是南宋绍兴乙亥年（1155年），史崧“校正家藏旧本《灵枢》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释，附于卷末，勒为二十四卷”，刊行流传至今。

1.3.2 《内经》的注家与注本

《内经》作为医学经典，是中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历代医家对《内经》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①对《素问》《灵枢》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如《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②对《内经》原文分类注解纂要，如《类经》；③对《内经》原文作节选解释，如《内经知要》；④对《内经》精神作专题发挥，如《素问玄机原病式》。这些研究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人学习研究《内经》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但其中有不少文献已经失传，难以查考。为了便于大家学习参考，这里仅将现存文献中有代表性的注家及注本作一简介。

1.3.2.1 《黄帝内经太素》

隋·杨上善撰注。本书用“以类相从”的方法，将《素问》、《灵枢》原文，详其意趣，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输穴、营卫气、身度、诊候、证候、设方、九针、补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共十九大类，每类分若干篇目，并加以注释。本书是注释《内经》的早期作品，书中有关《素问》部分保存了王冰改动之前的《内经》原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杨氏在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对今天学习研究《内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对《内经》研究采用“以类相从”的方法，为后世分类研究《内经》开辟了先河，使《内经》理论体系的脉络日臻分明。

《黄帝内经太素》计三十卷，原书早已亡佚，现行本是日本珍藏的仁安三年抄本，清光绪年间杨惺吾从日本影抄回国，经肖延平于1924年校注刊印的。原书残缺七卷，1979年王雪苔等赴日考察时，又发现了所缺的三卷，携带回国，内部影印，现尚缺四卷。

1.3.2.2 《增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唐·王冰次注。王冰有感于全元起本《素问》的纰缪和紊乱，历经12年努力对其重行整理编次，将全书厘订为二十四卷，并在篇目及内容方面作了增删。并以其先师张公所藏秘本残卷，补充原有第七卷的亡佚，即“运气七篇”。尽管历代医家对补遗七篇贬褒不一，但认为“运气七篇”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所本却无歧议。在注释方面，大体上都能深入浅出，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对阴阳互根理论的精辟阐述：“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对阴阳不足所致的寒热，提出了“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治疗大法，被后世医家视为圭臬。王冰是注释《素问》中影响较大的医家。

1.3.2.3 《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

明·马蒔撰注。这是对《内经》的第一套全注本。马蒔一变唐以来的二十四卷，而复为每部

九卷,每卷九篇,以合九九八十一篇之旧。并将其分为若干章节,然后分章分节予以注证,这就不同于以前注家随句注解的方法。

过去医家对《素问》的注释校正较为重视,往往疏于对《灵枢》的校注,马氏素姻经脉腧穴针灸之术,所以其对《灵枢》注证的成就成为后世专门研究《灵枢》的启端,深得后人赞许。如清·汪昂说:“《灵枢》以前无注,其文字古奥,名数繁多,观者蹙额颦眉,医家率废而不读。至明始有马玄台之注,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后学。”马氏对《素问》的注证,就远不如《灵枢》精彩。

1.3.2.4 《素问吴注》

明·吴昆撰注。吴昆注《素问》仍以王冰二十四卷为底本。其注对《素问》所论的生理、病理和脉法,均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如对“三焦者,决渎之官”的注释云:“决,开也;渎,水道也。上焦不治,水蓄膀胱。故三焦气治,则开决沟渎之官,水道无泛滥停蓄之患。”这种对上、中、下焦水道分治的阐释,不仅发《内经》《难经》之所未发,而且对临床从肺、脾、肾治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注释能结合临床实践,而无空泛之嫌。因而汪昂认为:《素问吴注》“间有阐发,补前注所未备”。然其不足之处是“多改经文,亦较嫌于轻擅”。

1.3.2.5 《类经》

明·张介宾著。本书是现存全部分类《内经》最完整的一部著作。他在“自序”中说:“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两经既合,乃分为十二类。”包括摄生类、阴阳类、藏象类、脉色类、经络类、标本类、气类、论治类、疾病类、针刺类、运气类、会通类。汇分三十二卷,三百九十篇。此外,复附著《图翼》十五卷,凡义有深邃,言不能赅者,加以图象,翼以说明。张氏治学严谨,知识渊博,临床经验丰富,所以他的注释富有哲理,简明畅达,文采优美,而且多能结合临床实践予以阐发,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能发人所未发。如其注“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时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又如注“精归化……化生精”时说:“精者,坎水也。天一生水,为五行之最先,故物之初生,其行皆水,由精以化气,由气以化神,是水为万化之原,故精归于化”,“万物化生,必从精始,故化生精”。再如,对“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一句的按语,深得阴阳之精义,强调阴精为阳气之根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浙江通志》评价张氏说:“殚心《内经》,著有《类经》,综核百家,剖析疑义,凡数十万言,历四十年而成,西京叶秉敬谓之为海内奇书。”《类经》在明末清初就已很盛行,所以黄宗羲《南雷文定》有“二十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景岳《类经》”的记载。及至今天,凡研读《内经》者,仍以张氏《类经》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籍。

1.3.2.6 《内经知要》

明·李中梓著。鉴于马莒、张介宾等人对《内经》注释繁多,给初学者带来诸多不便,遂选择《素问》《灵枢》二书重要内容,由博返约,分类纂要,再加注释,故名“知要”。

本书分上下两卷,计分道生、阴阳、色诊、脉诊、藏象、经络、治则、病能八篇,简要概括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许多注释亦有发挥,如对“壮火”、“少火”解释为“亢盛之火”和“阳和之火”,深得《内经》精义,而且注释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因而深受读者欢迎,成为中医入门的必读书。清代名医薛雪称赞这本普及性的著作说:“《内经知要》比余向日所辑《医经原旨》尤觉近人,以其仅得上下两卷,至简至要,方便时师之不及功于鸡声灯影者,亦可以稍有准则于其胸中也。”

1.3.2.7 《素问集注》《灵枢集注》

清·张志聪著。这是张氏率同学、弟子集体创作的成果,从而为集体注释研究《内经》开辟了先例。此书在许多方面纠正并弥补了前代注家的误漏,对后人启发颇多。如《阴阳别论》有“二阴一阳发病,善胀,心满善气”句,王冰注未达经意,马莒、吴昆、张介宾等名家疏漏未解,张氏则对王注提出异议,认为“善气者,太息也。心系急,则气道约,故太息以伸出之”,“满”同“漚”,即闷义,心闷故时欲太息而伸舒之,此病当由心肾之气不能相交所致。其解说是符合临床实际的。张氏对校注《内经》是严谨、认真、自信的,他在“自序”中说:“以昼夜之悟思,即岐黄之精义,前人咳唾,概所勿袭;古论糟粕,悉所勿存,惟与同学高良,共深参究之秘;及门弟子,时任校正之严。”他们将前人的东西,撷其精华,扬弃糟粕,又发挥众议之长,共参岐黄微义,因而使《集注》成为后人颇为推崇的《内经》注释本。

1.3.2.8 《素问直解》

清·高世栻著。高氏是张志聪的学生,曾参加其师的《集注》,但仍感到《集注》意深义晦,不够通俗,于是他自己重新作注,直疏经旨,取名“直解”。

本书除了注释通俗易懂、明白晓畅、要言不烦外,还在每篇之中,分为数节,然后分节注释,使眉目清楚,一目了然。他的注释往往颇有见地。如对《生气通天论》中“因于气为肿”句的注释:“气,犹风也。《阴阳应象大论》云:‘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故不言风而言气”。切合经意,不落前人窠臼。他还对《素问》原文中的衍文、讹误、脱字、倒错等在直解经文的同时,予以订正。

1.3.2.9 《素问经注节解》

清·姚止庵著。本书对《素问》原文作了部分删节后再作注释。姚氏以王冰注为底本,但改变王氏原本的顺序,而将原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分三卷四十八篇,外篇分五卷三十一篇。至于其删节的标准及原因,他说:“于经之正意已完于前,而复赘词于后者则去之;经之言已见于别篇,而又重出于此者则去删之;文词残缺,义无可考,虽解之而无味者,或阙疑则尽除之;语之脱误,考别本以补葺之;字之外讹,会文理以订正之;句法之颠倒,段落之参错,凡属传字纷乱者,通上下文语气以更易之;至于后人膺托以补篇目之数,如著至教等七篇,词句杂驳者,则僭为删削以贯通之,凡得一百七十八所,计删六千六百八十六字。”姚氏的不少注解校正了前人所注之误,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1.3.2.10 《素问识》《灵枢识》

日本·丹波元简著。系《皇汉医学丛书》之一。本书选择王冰、马莒、张介宾、张志聪、吴昆等注释《内经》的名家注释为其注,凡选注皆考证精确,切合经意,言简意明;若前人所注有分歧者,便列出分歧的焦点,提出己见,拟定孰是孰非;如仍未能断定者,则用“恐非”、“似是”等口气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以“可并存”,待考。可见,丹波氏博闻广采,治学严谨,其本人意见往往有画龙点睛,识契真要之意趣,故深得学者欢迎,因而本书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2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及内容

2.1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

2.1.1 形成条件

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产生、学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样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哲学思想的渗透、自然科学技术的影响不可分割,当然,作为医学论文的汇编,《内经》的形成与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关系更为密切。

2.1.1.1 社会的变革,巫术的衰落

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变革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科学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法律、度量衡制度。在思想战线上,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借助于朴素的世界观解释自然界诸多现象。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们和自然界斗争的记录,它表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控制正在逐步地深化和提高,自然科学有利于人们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抵御巫术等有神论思想的侵袭。

巫术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认为巫术是先民们应对自然中所产生的行为反应,也是科学不发达的标志。战国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逐步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日益发达,使巫术逐渐衰落。医学的事实教育人们,人患病之后,求助于巫术、占星问卜,乞望上帝、神灵解除疾病的痛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样,医学的发展成为时代的需要。《内经》的作者们冲破了封建迷信及神权思想的笼罩,旗帜鲜明地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内经》的问世,是医巫分道扬镳的标志。

2.1.1.2 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

医学史研究证明,有人类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医疗实践。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据《诗经》载有许多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以及防病保健方面的知识。《山海经》记载了一百余种药物及三十多种疾病。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批西汉医药帛书,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等,记载了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的防治经验及有关经络等内容,足见《内经》成书前,医家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另外,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战争必然要死人,这为解剖学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有机会探索了解人体的形态结构。从《内经》本身的记载提示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内经》时代不仅对人体外部有了细密的观察度量,而且在相当进步的人体解剖技术基础上,对人体内部器官也有了研究。对于脏腑的坚脆、大小、长短的观察测量,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医疗经验,为进一步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的活动规律创造了条件。

再者,《内经》成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医学文献问世,这些医学典籍为《内经》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因为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有连续性的,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突然产生一部巨著,这一点,从《内经》所引用的文献可以得到佐证。据统计,《内经》引用的医学文献有二十余种,如《上经》《下经》《大要》《本病》《奇恒》《揆度》等,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皆已散佚,无可稽考。

2.1.1.3 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整部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诚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爱因斯坦说:“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先秦时期,有着相当发达的理论思维和很高水平的哲学。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尚未明显分开的当时,正由于科学家们具有这种古代东方的特殊思维方式,因而创造了我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概莫能外,其中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对《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关系尤为密切。

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萌生于先秦,成熟于战国及秦汉。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源。气既不是虚幻的,也不是超感觉的,它是一种运动不息的物质,其存在状态无非是弥散和聚合,即无形、有形两类。有形与无形之间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随时处于相互转化之中。万物的生成、变化、强盛、衰落都取决于气的运动及其变化。《内经》的作者汲取了气一元论思想,说明生命过程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并以气为中介阐述人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进而诠释人的生理现象和病理过程。可以认为,气一元论是形成《内经》理论体系的基石。

阴阳学说肇源于商周,至秦汉已较成熟。先民们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的观察和体验中,发现自然界存在着许多既相关,又属性相对的事物或现象,从中领悟了自然界的某些奥秘,并萌生了“阴”和“阳”的初始含义。通过推衍和引申,把阴阳作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运用于诠释世界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及运动变化的规律。《易传·系辞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把自然界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归之为阴和阳相互间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内经》把阴阳学说作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法论,运用阴阳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交感、协调等关系,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概括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从而筑起《内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五行学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很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它是人们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中抽象而成的一种哲学思想。故《尚书·洪范》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古人将自然界的许多事物或现象根据五行的属性特点,分为五大类别。并认为这五大类别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联系,运行不息,遂建构起一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动态的世界五行模式和图景。五行学说渗透入中医学领域,帮助中医学认识机体自身内在的联系以及机体与外界的统一性。《内经》的作者汲取五行学说说明五脏系统的生理特性及其相互关系,阐释在病理情况下五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协助诊断,指导临床治疗。五行学说为《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方法。

先秦时期,诸子辈出,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西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诸子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他们对宇宙的构成、天体的演化、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以及人性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应该说,诸家学术流派的哲学观点对《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三种学说仅是其中最为主要的。

2.1.1.4 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提示医学理论与天文、地理、社会人事知识的密切联系。《素问·举痛论》又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说明阐释医理必须借鉴各方面的知识。《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接受借鉴秦汉时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有关,这可以从《内经》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学有了重要发展。如对天体的认识,据东汉·蔡邕《表志》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即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并以此说明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战国至汉初,历算学家发明了四分历,即以一回归年等于365.25日,一朔望月等于29日,十九个太阴年中插入七个闰月的历法。四分历兼有阴历月和回归年的双重性质,属于阴阳合历。它是兼顾太阳和月亮两种运动的历法。《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记载的“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

矣”，是说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按月象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大小月共三百五十四天，积十二个朔望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需要通过加置闰月得以调整。《素问》运气“七篇大论”中医家独创的五运六气历实际是对阴阳合历的创造和发展。

在天文、历法以及农业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物候观察也很细致。古人以五日为一候，一年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以节气及物候变化作为安排农事活动的依据。《吕氏春秋》、《礼·月令》及《淮南子·时则训》等记载了春月为春阳布发生之令，夏月为夏气扬蕃秀之令，秋月为秋气正收敛之令，冬月为冬气正养藏之令，反映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无独有偶，《素问·六节藏象论》也载有：“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素问》运气“七篇大论”将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纳入“五运六气”系统，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周期性的演变规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倡导四季养生方法，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保持健康。这些观点乃是天文历法知识与医学相结合的成果。

古人观察到月廓盈虚与人体虚实有关。《列子》载：“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这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情况，在《淮南子》又称为“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或“同气相动”。《吕氏春秋》则有具体记载：“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医学家把上述观点联系到人体。《素问·八正神明论》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在针刺治疗时则应注意：“天温则血易写，气易行……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写，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这些观点可谓续前人之绪余，并推动了中医学术发展。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冶金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兵器的制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九针”的制造提供了材料。《内经》针刺医术的发展与冶金技术是分不开的。全元起说：“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铤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名之针石”。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砭石渐为金属针所代替，这是医疗器械的重大进步，也是《内经》时代针刺技术盛行并达到相当高水平的重要原因。

作为医学典籍的《内经》，直接记载了许多当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医学理论的形成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血肉相联的。

2.1.2 建构方法

所谓方法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所采取的步骤和手段的总和。独特的建构方法形成了《内经》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医学科的众多特点。

2.1.2.1 司外揣内

先秦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许多事物表里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如《管子·地数篇》载：“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这是地质勘探中的常用方法。《素问·五运行大论》也有类似记载：“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大地上的有形物类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大气的变化，似根本与枝叶，紧密相联，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根叶”关系，即根据地面上事物的变化推测天空中的情况。《灵枢·刺节真邪》说得更明白：“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从苇蒲的生长情况可以推断苇蒲下面的湿地大小以及肥瘠情况。《灵枢·外揣》还以形与影、响与声的因果关系为例，提出了“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认识方法。医学家将这些方法引入医学领域，通过体外的表征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就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整体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

这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的“以表知里”方法,与此意义相同。

《内经》中关于“藏象”的含义,张介宾诠释得最为畅晓:“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内经》的藏象学说正是运用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方法,研究“象”和“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把握生命活动规律。

“司外揣内”方法是建构《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它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有所类同。由于此法没有肢解对象,干扰破坏对象固有的各种联系,因此,“失真”较少,可获得许多用还原分析方法无法获得的信息,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之间的错综联系和变化,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2.1.2.2 援物比类

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两个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类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知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有关知识和结论,推论到与之相类似或有共同的现象或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识和结论。《素问·示从容论》说:“援物比类,化之冥冥。”表明它是医家常用的认知方法。

例如,《灵枢·五变》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树木作比类,说明为什么“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个类比,从刀斧砍削树木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树木本身质地的差异,推论出外来病因相同,而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在于机体本身体质的差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则从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属性,来类比一日的旦昼夕夜,用以阐明疾病的转归规律。在诊断疾病过程中要体察自然的变化。天有宿度,地有江河,人有经脉,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是可以类比的。正如《素问·离合真邪论》所说:“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波涌而陇起。”《灵枢·逆顺》以兵法类比针刺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焯焯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打仗和针刺治病都是对立双方进行较量,两者有相似之点,故可将两者进行类比。作战时,如果敌人士气锐盛,阵容严整,则不可轻易冒进迎击;治病时,当病人呈现大热、大汗之时,病邪及病势正旺盛,不可施针,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内经》的作者们善于从一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然后进行类比,以探索新的知识。

2.1.2.3 直觉领悟

直觉领悟是在对研究对象深刻感受的基础上,获得某种灵感,突然领悟到某种普遍形式的客观规律性。直觉领悟是创造的直观,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审美沉淀的特征,它是非概念、非逻辑性的感性启示。传统中医理论的建立,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帝曰: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所谓神,古人有“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解释。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只有大智大慧的人才能“慧然独悟”、“昭然独明”,这种感悟“若风吹云”,突然而来,顿然领会。它并不完全依靠逻辑而是用整个心灵去体验和领悟。但直觉领悟并不等于随心所欲,胡思乱想。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萌生的,它的产生既需具备非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技巧,更需要具备广博深厚的知识,并立足事实,对有关问题锲而不舍地追究深思。《医学心悟》的作者做到了“学者,心学之也;悟者,心悟之也。